

第一章 生育信仰的起始点 ——原始人对生命的崇拜

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和民族学专家们的分析研究，一般学者们都承认母系氏族社会存在过孕体崇拜，也有学者称其为孕育女神崇拜。它们的实际功能是人类在早期社会对生育行为崇拜的寄托形式，是生育信仰的起始点。

第一节 孕体崇拜——人类最早的生育信仰形式

一、孕体崇拜的偶像物

孕体崇拜是以巨乳高耸、大腹滚圆、臀部丰腴等极度夸张女性孕期特征的裸体雕像为崇拜偶像的。据考古界定，它产生于母系氏族早期。

意大利格里玛狄（Grimadi）雕像（图 1-1），沙威格诺（Savignano）雕像（图 1-2），法国洛赛尔（Laussel）洞穴发现《持角杯的女像》（图 1-3），奥地利维林多夫（Willendorfer）雕像（图 1-4）等等，都是省略了五官，或是干脆没头没脚，但却个个都是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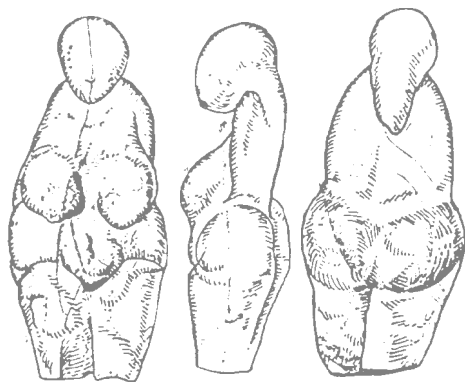


图 1-1 意大利格里玛狄 (Grima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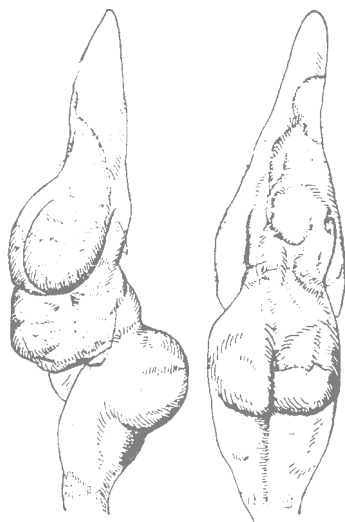


图 1-2 沙威格诺 (Savignano)



图 1-3 法国洛赛尔 (Laussel)
《持角杯的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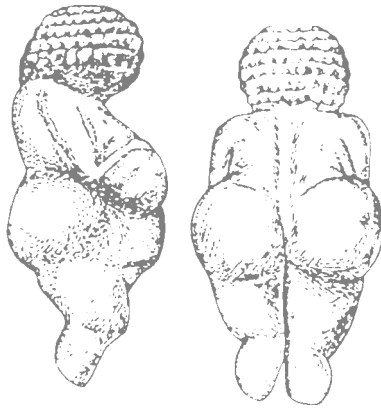


图 1-4 奥地利维林多夫 (Willendorf)

播和扩散的，但是，人类文化的产生不是靠传播实现的。欧亚各地出现的原始社会时期的孕体雕像，就说明了文化发展的主动性。至于雕像作品形象的相似或雷同，是由于人类社会正处于起步的历史阶段，人类劳动的方式和手段是接近的，人类意识进化程度以及文化表现手法也是接近的，这才使得毫无相关性的地区的文化具有了相似之处。

二、孕体崇拜——寄托着原始人对生命的崇尚

（一）孕体雕像表现的是原始人对生命现象的不解和直观描述

孕育是生命的必要过程，孕体是新生命产生前的公开显示。孕育——这种现代人看来十分正常和普遍接受的生理现象，对于简单直观世间万物的原始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也是十分震惊、十分神圣的。尤其孕育时间是那么长，特征被发展到极至，并且当特征发展到极至时，新的生命就诞生了。于是，在原始人的眼中，孕体就是新生命存在的证明，用艺术表现的手法，描写孕体、刻画孕体，刻意的夸张表现孕育生命时的突出特征，显然表现了原始人对孕育和将生产的生命怀有极强的兴趣和关注，对人能自身生长生命这种能力的不懈和肯定。这里表现的不是女性特征，而是孕征。被夸张的孕体雕像，实际上是即将生产的孕育体的写实，是生命的代表性语言，是生命的符号。用孕征，证明生命的存在，刻画生命的形象。

（二）孕体不是专指女性，而是对孕育事实不分性别的认知

“原始宗教或许是在人类文化中可以看到的最坚定最有力的对生命的肯定”。“它们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最大反抗的记录——反抗那一切都一去不复返的巨大黑暗和寂静。”^①在黑暗和寂

^① 恩德斯·卡西尔：甘阳译，《人论》第16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85。

静的原始社会，生长出的生命只偶然表现在某个人身上。特别是产后的妇女并不能马上怀孕，这就使孕育生命的现象此时表现在这个人身上，彼时又表现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生育过程仿佛被众多女性分担了。而一会儿出现在这个妇女身上，一会儿出现在另一位妇女身上的生命存在的现象，并不是一个连贯的现象或相互联系的现象，却是十分神秘的和无法被原始人解释的现象，于是便产生了对这种长出的生命膜拜。至于这个生长生命的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原始人的眼中，最初是非常不确定的认识，这从同一时期出现的信仰偶像物中缺少表现性别写实内容的作品便可知。性别本是可以写实表达的，也是可以对比说明的，这对处于思维状态下的原始人来说，并不困难，而且是普遍和熟悉的表达方式。但在表现孕体时期，则很少有对性别的描述。“裸体女身，女性特征发达：乳房丰盈，往往腹部肥硕，值得注意的是：男体极为罕见。”^①为什么不表现性别？为什么只刻画女身而不刻画男体呢？不是不存在性别，而是不注意性别；不是不存在男体，而是不注意男体。即便是刻画的女身，也是孕育这一特殊时期的女身，而不是平时正常的女身，甚至不表现其他有代表性的女性特点。可以说孕体雕像没有性别，仅仅是孕育生命的一个人体而已。说明正是孕体的独特和产生生命的刺激，格外地引起原始人的注意和不解，才加以表现和膜拜。区分性别对早期的原始人来说，肯定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至少性别在原始初期人的思维中，没有需要严格划分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的孕体雕像几乎都是没有确定性的面部刻画，甚至没有头像，原始人仅仅突出具有孕育特征的巨乳、大腹、丰臀的形象，便足以表达他们的心态了。

托卡列夫：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 3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

孕体不是女神，孕体崇拜不是女神崇拜。孕体就是孕体自身，孕体崇拜只表达对生命存在和崇尚的唯一内容；这里不仅没有性的含意，而且也没有性别的含意。无意去确定周围的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意留心人的性别，没有性别这一概念，或者对性别概念十分的模糊，又如何将孕体归属于是男还是女，又怎么会出现女神崇拜呢？！如果将孕体视为一种崇拜神，那它至多也只是个无性别的生命神，只是对生命载体的一种直观的再现，一种对崇尚生命的直白的描述，至少到女阴崇拜之前，孕体崇拜只表达唯一的含意——崇尚生命。

“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①其实，西方的文化也未尝不是如此，孕体雕像极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就证明了初始阶段的人类，无论是处于东方还是处于西方，对世间的感受力和再现现实的冲动是接近的，所用于表达心理需求的方式是相似的，表现内容的手法是雷同的，如对生命的崇拜。

三、孕体崇拜是最早的生育信仰形式

可以肯定的讲，孕体崇拜就是生命崇拜。孕体雕像，它突出的和过分夸张的人体特征，就是孕育新生命的特征。按照原始人思维形式，是以直观的描述现实来表达人的思维和意愿，那么，原始人留给我们的，就是他们对生育现象的关注，对认为最有美感的孕育生命者的崇敬。刻意地突出孕征以显示原始人崇尚的主要意图是确定对生命的崇拜，孕体雕像是孕体崇拜的偶像物。由于它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早期，可以说，它就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生育信仰形式和内容，是生育信仰的起点。那些分布于不同地区、外形相似的崇拜物，向我们表明了，生育信仰是人类社会早期出现

黑格尔：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第40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79

的、并普遍存在的一种宗教信仰，对原始人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在孕体崇拜的生育信仰里，不包括对人种延续的认识，也不包括对生命来源的推理，更不包括对劳动力的期盼这么功利的要求。否则，原始人应该崇拜的是人的数量，而不应是孕体形式本身。我们知道，人类对数的认识是很晚的。我们通过幼儿的思维可以知道，人最初认识的事物，是各种事物相区别的表面质，而不是事物的量。比如，小孩先认识这是什么，是树，是玩具，是动物。然后才能接受量化事物大小、多少的概念。而要认知社会性的需要，确定社会事物的本质，那是属于人类成熟的高级性思维。以此类推，原始人最初由孕体产生了对生命现象的感性认识，基于对生命自我形成的神秘感产生了对生命的崇拜，最终在原始社会初期借助于孕体形式，产生了生育信仰。

第二节 生殖的诱惑——女性崇拜

从考古资料的排序上可以看到，孕体之后的崇拜对象是女性崇拜^①，它大约产生于母系社会的初期与中期之间，兴旺发展于母系社会的中晚期。

一、女性崇拜是对生命的崇拜化简

女性崇拜通常是对女性生殖器直观的写实来表示的。我国著名的民族学专家杨堃教授指出：“母性崇拜，是指对妇女生殖器的崇拜而言，但也包括对妇女生育结果的崇拜。”^②

见杨堃教授的“原始社会发展综合分期表”。宋兆麟：《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第60页，文物出版社，北京，1990。

杨堃著：《女娲考》，《杨堃民族研究文集》第511页，民族出版社，北京，1991。杨堃教授在《图腾主义新探》中提到“我自己在《女娲考》内也曾将女性生殖器崇拜称为母体崇拜”，因此这里讲的“母性崇拜”，便可理解为“母体崇拜”，也就是女性崇拜。

女性崇拜有时也用一些象征物来表示，如赵国华认为原始陶器上八卦的象征意义，山洞、女阴石的象征意义等，都是指女性。

这里有两个含义，其一，对生殖器官的崇拜，不论是写实还是象征物，都是确定地指女性，并且以此来表示对母性崇拜。母是对父而言的，那时没有父亲这一概念，因此，母性崇拜就是指女性崇拜；其二，以对女性生殖器官的崇拜，来表示对生育结果的崇拜。显然，这里的生育结果不是指哪一个具体的孩子，而是泛指新的生命，是指对生命的崇拜。只有女性才能生产出新的生命，这是原始人对生育主体的新的认识，所以，无论是对女性生殖器官的直接崇拜还是对女性象征物的崇拜，实际上都是对女性的崇拜。

二、女性崇拜是生命崇拜物的化简

女性崇拜是由孕体崇拜而来，与刻意夸张孕育特征的孕体崇拜一样，同属能生育的主体。它之所以会被原始人当作崇拜物单独的刻画出来，就在于不论孕育多久的生命正是由它而生，并且由它反复产生生育的结果。那一瞬间的辉煌，给原始人的震动太大，印象太深，在崇拜生育时，不能不想到生命之门。而乞求繁衍直接膜拜于生命之门，蕴涵着原始人对生育结果越来越重视。女性崇拜后来有了极丰富的发展，通过各种象征性手段和形式，直接用来求子，或用来膜拜，如河南淮阳人祖陵显仁殿的“子孙窑”、萍乡地区的打子石等。

江西龙虎山有十景，其中之一是“仙女献羞”，所谓“羞”，即是山洞内有一女阴石，高五六米，人们向其膜拜求子。

广西柳州有女阴石。袁枚《子不语》卷二十四：“广西柳州有牛卑山，形如女阴，……每逢除夕，必粤中妇女无不淫奔。”

几乎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女性膜拜形象，西盟佤族至今保留对象征女性的山洞求子膜拜的习俗。女阴作为生育过程的一个部分，有过被崇拜的长足发展。老子《道德经》：“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便是对女性崇拜作了极高评注，将女性崇拜推到了极限。但有一点，这里的根不是指人种，仅仅是人走到世间的门而已，只是因为有了这道门，有了由此而来到世间的人，才把天与地连接起来，所以它是原始人心中天地相系的根。

通过认识生育与女性的关系，原始人认识了女性创造生命的能力，这种能力从孕育到生产，最后的结果是生命的诞生，是生育过程的完成，使人种得到繁衍，人口得到增加。“按照原始思维的方法，局部可以代表全局，个别可以代表一般，女阴当然可以象征妇女。”^①因为它与孕体一样，展示着生命的意义；它又与孕体不同，比孕体更直接、更简单地显示了生命由此诞生的结果。于是，孕体的形象终于被女性崇拜的形式取代了。原始人在无任何外力的强制和压力下，自然的完成了生育信仰形象——崇拜偶像物的重新选择和演变。当然，不变的是信仰的核心内容和写实的表达方式，同时增加和丰富了信仰的内容。

在文化的发展中，会不断地出现一些被放弃的内容，又会不断地增加一些新的内容，还会保留一些原有的内容，我把他们定义为文化的边际值。消失的文化内容，不论它是因为什么原因消失的，都称之为此种文化的最小边际值；保留下来的文化内容，不论它还具有多大范围的影响，只要存在，就称之为此种文化的最大边际值；新增加的文化内容，不论它是吸收异文化内容还是自身发展形成的文化内容，只要是后来新添的，统称之为此种文化的新增边际值。当女性崇拜出现的时候，孕体崇拜在生育信仰中逐渐消失，直到不再出现

宋兆麟：《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第 60 页，文物出版社，北京，1990。

同样的崇拜形象，孕体崇拜就成为生育信仰中的最小边际值，对生命的崇拜依然是生育信仰中的最大边际值，而对女性和生育结果的崇拜则是生育信仰中第一次出现的新增值。用文化边际值的方法考察文化现象，我们能够看到文化的发展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不同发展方式。

三、女性崇拜的出现是原始人思想上的飞跃

女性崇拜标志着原始人在思维上完成了两个飞跃：一是第一次真正划分出性别，是一个确定性别对象的信仰形式，从而肯定了生育与女性的不可分性；二是由对生命的单一崇拜进入对生育结果的崇拜，由对生命现象的外在形象的认识进入到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的认识，标志着原始人由对事物表面形式的认识进入到对生育结果量化的追求，突出了繁衍意识。

女性崇拜对原始社会来说，不是简单的、单调的、随意描画一个人体特征的小事，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不光确认了谁是生育的主体，而且在意识上确定了人是性别区分的。因为，确定了谁是生育主体，就等于确定了母亲。只有确定了母亲，才能形成以母亲为主的氏族社会集团，才能逐步严格族内与族外的区别，形成氏族界线。而对族内族外的界定，是最终实现禁止氏族内婚，实行氏族外婚的基础和条件。也只有确定的区分了性别，才可能逐渐形成男女的社会分工。而男女的社会分工，是推动社会生产进步，实现向更高层次社会分工的开始。所以讲女性崇拜的出现，是原始思维的一次飞跃，也是原始社会的一次进步。

女性崇拜不是性崇拜，它是通过性别的描绘达到对生命的崇拜。因为原始社会特别是母系氏族知母不知父的时期，人们对父亲和对性的认识一样，几乎是零，所以尽管有代表性别的女性崇拜，但没有性崇拜，最多是性别崇拜。

四、女性崇拜是一种求育巫术

生育对于原始人来说，不是一个确定的程式，虽然新生命都出自女性，但是不一定是女必能孕，不孕的现象一样存在于原始人中；也不一定有孕必能生，流产、怪胎等，同样威胁着原始人。

“哪里存在机缘因素，因而在希望和恐惧之间动摇不定的情绪广为传播，哪里就会有巫术。”^① 女子能否有孕，什么时间有孕，孕育后能不能平安生产，这些原始人实在难以预料和把握，因而创造出这种直接膜拜女性的巫术形式求育。

“巫术所依据的思想原则基本上可分解为二种。一是所谓同类相生，或谓结果可以影响原因。第二是凡接触过的物体在脱离接触以后仍然可以继续互相发生作用。前者称之为相似律；后者称之为接触或感染律。根据相似律，通过模仿，就可以产生巫术施行者所希望达到的任何效果。而根据接触律，巫术施行者可利用与某人接触过的任何一种东西来对他施加影响。这种东西可以是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不是他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前一种巫术称之为模仿巫术，后一种巫术称之为交感巫术。”^② 女性崇拜就是原始社会产生的交感巫术，它是通过向模拟的人体器官膜拜或接触获得影响，从而求生育。

云南宁蒗县永宁区不育妇女皆去洗温泉，然后住在附近的山下，往石岩洞内投石头或铜钱，说是投中便怀孕，不中则无子。俗称石洞为“打儿窝”^③。

江永县夏层铺乡有一石洞，内有潺潺泉水，汉族、瑶族不育妇女多来拜山洞求子嗣，并以葫芦瓢汲水，认为可以早孕。

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第 6 页，《文化生活译丛》，1987。

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 19 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北京，1987。

参见宋兆麟：《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第 54 页，文物出版社，北京，1990。

参见宋兆麟：《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第 55 页，文物出版社，北京，1990。

在国外也有相似的女性崇拜情况，如古希腊、罗马、古埃及、日本等地，都有以象征性的拱门、洞穴等来表示女性，妇女向其祈求，希望得到怀胎生子。

不难看出，女性崇拜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求育巫术，也是人类较早产生的求育巫术。

总之，女性崇拜是人类社会早期的生育信仰形式和内容，甚至可以说是生育信仰最有代表意义的早期形式。它是孕状人体的性别确定，是生育主体的性别确定，是对母体生育功能的简炼刻画，是人类祈求生育结果的最早形式。

第二章 生育信仰的早期发展

——人的来源的探询

人是从何而来的，女性孕育生命是如何发生的？这对于原始人来讲不仅是个困惑的问题，而且是个需要解释的问题。生育信仰就在原始人的解释中得到发展和推进。到母系氏族社会中晚期，出现了图腾崇拜和男性崇拜。从崇拜的内容上看，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和男性崇拜也属于生育信仰；从含义上看，图腾崇拜和男性崇拜正是原始人试图对人的来源的解释。不过，从图腾崇拜与男性崇拜的对比看，在不同的崇拜形式里，所体现出来的对生命来源的主体的解释是不相同的。

第一节 图腾崇拜的生育信仰含义

一、图腾崇拜解释的是人与图腾物之间的关系

人们通常把图腾崇拜当作与人相关的偶像物来研究。我以为，图腾崇拜至少有一个作用是不能忽略的：图腾崇拜是维持原始社会内部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秩序分作两个方面：一是氏族与氏族之间的社会秩序。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相遇或在同一地区生活的时候，如何凝聚氏族集团内部力量使其不受冲击，如何区分和判定氏族之间的界限，如何协调不同氏族间的交往和共

处？显然，用氏族内部交往的方式进行对外交往肯定是不合适的，需要寻找一种专门的对外方式。那么，首先应该有个标志能够区分不同的氏族。图腾物就是在需要时挑选出的具有标志意义的象征物。完全是人为意愿下的选择，所以可能是这个动物，也可能是那个动物，甚至是几个动物的组合或交叉组合构成象征物，附加给某一氏族，使氏族间有了区别，有了界。这样，氏族之间便可以通用对外的规则，或是分，或是和，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维持原始社会的基本秩序。

二是人与自然的秩序。“所谓图腾崇拜，即是笃信人类群体与某一物种（通常为某种特定的动物）之间似乎存在超自然关系。”^①这种超自然关系显然不是自然关系，而是一种超自然的感应生命的关系，但却又是以自然的两个物体的确定的存在事实为依据的；同时，追求这种超自然感应关系的结果是自然的产生人的生命，或者说是人的自然生育。在超自然关系的思维定式里，某一图腾物被选定与某一氏族之间存在着置换关系——人的生命是由图腾感应而得，这便是图腾崇拜的最一般意义。因此，图腾崇拜是以非自然解释自然。

在图腾崇拜中，图腾物与人之间的置换关系是单一方向的，维持的是一种设定的秩序，即人接受图腾物的感应之后，才能复制出新的生命；人对生命的每一次复制，都是图腾物感应的结果；图腾物可以给予人一次次新生命的感应，而人一次也不能给予图腾物逆向的生命感应。此外，人死之后是要回归图腾的。“死亡就是人返回自己的氏族图腾。”^②许多民族都有人死后返回图腾的观念，如彝族认为死

谢·亚·托长列夫著：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

柯斯文著：张锡彤译，《原始文化史纲》，第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55。

者通过火葬返回自己的图腾；纳西族则认为死者通过超度仪式返回图腾祖先那里去。美洲印第安摩其部落的人坚信，自己死后将再度变成自己的图腾物——鹿、熊、兔等^①。其实，回归图腾不是简单的隐去，而是再次投生的机会和条件。这就是秩序，就是原始人相信的人的生命来源的自然秩序。

无论怎样解释图腾崇拜的作用，图腾是人类第一次试图对生命来源作出解释的努力，这是不能否认的。

二、图腾崇拜晚于女性崇拜

图腾崇拜要解释物与人的超自然关系，就要先能区分物非人，人非物，才能达到人而物，物而人的相互关系的认定。杨堃教授提出：“图腾主义的起源是和母性崇拜分不开的。”没有母性崇拜，便不会产生图腾主义。^②我是赞同这一观点的。这里有个先后的问题，图腾崇拜要解释生长在母体中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这就须要先有对孕育母体的认识，先有生人过程的认识，有对生育主体——女性的崇拜，才能对此思考。没有对生人过程的观察和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崇尚，无从产生对女性生殖能力的探源。图腾崇拜是原始人带有探究性的思维。而女性崇拜则不是，它只是简单而直率地表示原始人所看到的生命由此生出而已。最使原始人震惊而发生感性认识的就是生育的事。这是最本源、最自然、最初级的认识，对它物能不能分辨，能不能设想出它物与人的关系，生育的这种刺激都是存在的，它是发生在眼前不用推论的事实。通常讲人能达到推论思维，是必须经过低

参见马克思：《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142～144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

杨堃：《女娲考》，《杨堃民族研究文集》第511页，民族出版社，北京，1991。

级阶段的感性认识。原始人思维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写实向推理发展，那怕是小小的一点思维进步，也是要付出时间和实践经历。女性崇拜与图腾崇拜作为直白和想像两种不同结论的区别，我相信原始人先有直观写实的女性崇拜，其次才有想像的无逻辑推理的图腾崇拜。

三、图腾崇拜与女性崇拜并存

杨堃教授认为：“图腾崇拜与母体崇拜乃是同一事实的两个侧面。^①这一见地给我很大的启发。

首先，它们是生育信仰这一事实的两个侧面，女性崇拜和图腾崇拜都有崇尚生育的含意。女性崇拜是对生育结果和生育主体的崇拜；图腾崇拜是对生育的探源。

其次，女性不是图腾。女性崇拜是关于人的自然能力的刻画，女性崇拜是讲人与新人的关系，新的生命是由人产生出来的。图腾是讲物与人的关系，“氏族的标志和符号被称为‘图腾’（往往被读作 *dodaim*）；例如一只狼是狼氏族的图腾。”^②它是讲一群人的新的生命是由图腾的感应之后才能获得的。它是一个氏族的标志，也是这一氏族与那一氏族区别的标志。两者之间的着眼点和要解释的内容是不同的，是不能相互取代的。女性不光不能解释生命的来源，而且它所具有的标志形象是太没有能区分氏族特征的功能了。图腾也不是女性。图腾物本无确定的性别规定，它作为氏族的标志和感应女性生人的功能，也无须附加一个性别。况且，在图腾的感应功能里，并没有直接生育每一个具体的氏族成员的含义，它不具有女性的特征。因此，女性与图腾不能替代，而成为一段时间里并存在生

杨堃著：《图腾主义新探》，《世界宗教研究》，第5页，1988年第3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64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